



古今事文類聚

別集

廿二卷十四

~~X~~  
~~99~~  
~~61~~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61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書法部

篆書

隸書 草書 篆體附

羣書要語 叙頭屈玉鼎足垂金

寶泉小篆

隸書 秦時奏事繁

多篆字難成 卽令隸人佐書 曰隸字

書斷

篆隸自小篆散而八

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 隸書悖而行書作 行書狂而草書聖自

隸以下吾不欲觀 郭忠恕法書苑

詩句 灑翰銀鈎連 杜

古今事實

作大小篆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謂之小篆亦曰秦篆。

作玉筋篆

李斯變蒼頡籀文為玉筋篆成一家法更入姓無出其右者。

畫中濃墨

江南徐騎省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乃筆鋒直下不側故鋒常在畫中。故嘗自謂吾晚年始得蠅臂火反匾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蠅匾法非老筆不能。相山野錄。

隸字之始以下係隸書

秦下邳人程邈字元岑始為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易小篆而為隸書二千字奏之始皇用為御史。書斷

隸文尚書

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尚書序

刻碑競摹以下係篆隸

漢靈帝命蔡邕為古文篆隸書之刻石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十餘兩填塞街巷。

勢若游龍

羲之善隸書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浮雲矯若驚龍。

隸書墨扇

王僧虔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墨扇歎曰非惟跡踰于敬器雅過之

書戈字法

唐太宗工隸師虞世南常患難於戈法一日書戠字乃空其落世南取筆填之常以示魏鄭公曰朕學世南似畫其法卿看之公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之書所可擬仰觀聖作惟戠字戈法頗逼真上深歎公藻識書斷

柿葉隸書

鄭虔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隸書歲久殆徧

虞楷薛魏

以下係草隸

魏徵子叔瑜善草隸以筆意傳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楷後有薛魏

渴驢奔泉

唐徐浩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驢奔泉

以絹素寫

裴行儉草隸名家帝以素絹詔寫文選

被中畫腹

王紹宗工草隸日聞虞世南被中畫腹與余正同

周之六書

以下係衆體

保氏養國子教之六書注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周禮

衆體之始

周宣王時史籀變科斗文以為大篆李斯作蒼頡篇取籀省文謂之小篆此篆之始秦既用篆奏事事繁多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或曰程邈囚獄中改籀文省為隸字上之始皇大喜免其罪此隸之始上谷王次中作八分篆法二分隸文書斷勢如八字有偃波之文佩觿集又云二說皆非書有二體蔡伯喈於八體之後又分此法故曰八分此八分之始上谷王次中始作楷書此楷之始書斷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盛行于世行書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又云非草非真離方離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草行此行書之始張懷瓘書斷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則有杜伯度崔

瑗崔是皆稱工張伯英因而轉精巧下筆則號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遺此草書之始晉衛恒傳蔡邕見皇都匠人施聖帝遂創意焉此飛白之始雞距集

論八體

秦燒焚先典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太篆周宣王史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帝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三曰刻符傳也四曰摹印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于戈戟也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也說文

又論八體書

篆籀八分隸書草草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書斷

書文類別集卷之十三

論八分書

蔡文姬曰臣父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法書苑

論六文八分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篆書楷書遼書懸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真書鴈書虎爪書儂波書鶴頭書象形篆尚方太篆鳳鳥書科斗蟲書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倒碁書龜書麒麟書金錯書蛟脚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分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

論四體書

晉衛恒四體書勢成黜點點黜狀以連珠絕而不離

論真草行三體書

東坡曰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走未能立能行而能走者也志林

古今文集

雜著

玉筋篆志

舒元興

秦丞相變蒼頡籀文為玉筋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入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入姓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躬入篆室獨能隔二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矣當時議言

者亦皆輸伏之且謂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夫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以某道不工篆而識其點畫嘗有意求秦丞相真跡會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壁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壁爲雲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踰巔得見其亦問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裛定觀之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跡留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畫照者疑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自視之分明觀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爲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頰塵容侵暴日久攝芻折裂于

筋欲折予以癡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爰取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夫斯邈矣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猶不爲子貴子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爲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爲子日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子又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耶是子賤自也世人皆然嗟吁冰既卽世是字寶入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迹固爲門戶見觀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爲糞土必遭其詬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顏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止強止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爲字寶也不

謬詞曰

斯去千年。水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入。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水

陽水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運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遜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哀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當痛孔壁遺文。汲

家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書。李丞相將東為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惡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首皇唐聖運。逮茲六葉。天生剋復之主人。樂維新之令。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茲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爭效無恨矣。陽水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溘先木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理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聞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



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後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水再拜。

文飭篆銘

蘇子瞻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筆。周鼓秦山。

古詩

李潮八分小篆歌

杜甫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蒼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

以來數八分。潮也查有一字。成三人。况胡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蟠怒。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悲古空。雄壯豈知吾甥。不流宕丞相中。即文人行。已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石鼓歌

韓愈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網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鬼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勩。成告萬世鑿石作鼓。墮嗟。嗟。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搗訶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

有缺劃快劍斫斷生蛟鬣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  
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一雅褊  
迫無姿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椅據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苦  
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  
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掘日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賢存  
豈多禮苞席晏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駝薦諾大廟比部鼎光  
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爲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洪都  
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刻苔剔骨爲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煩  
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夫老於事詎  
肯感激徒嬉耍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摩挲自銷月鑠  
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女媚數紙尚可博白鴉

繼周八代爭戰罷無入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  
術崇立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舌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  
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蘇子瞻

蘭亭蠶紙入昭陵世間遺墨尚雲騰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  
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嶧山傳刻典刑  
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  
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  
縑繪龜趺入巫螭隱壁空齋畫靜聞登登奇蹤散出走吳越勝  
事傳說誇友朋書來乞詩要自寫爲把栗尾書溪藤後來視今  
猶視昔遺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草書

羣書要語凡草書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意輒書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負不辨素食言其難卒置也法苑

詩句筆飛鸞登立草罷鳳騫翔杜贈汝陽王總角草書又神速

杜贈姪勤北風古樹折巔崖蒼煙寒藤掛絕壁山谷草書歌

古今事實

草草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有杜伯度崔瑗崔是皆稱工杜操字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今上表亦作草字謂之章草書斷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

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隸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書斷

隔行不斷

張芝字伯英善草書氣脉通連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孔敬通亦草書然一筆一行不斷而已法書苑張芝下筆必為楷則號

匆匆不暇草書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凡衣巾必書而後練章仲將謂之草聖衛坦傳

比崔杜方羅趙

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時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三輔決錄

丁臺二妙

衛瓘與索靖俱為尚書郎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灑墨成字

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盃盃中有墨汗如淳漆灑地及石成篆隸科斗之字拾遺記

一筆環寫

呂尚之工草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繁髮然號連綿書

張顛草聖

張旭善草書大醉呼吟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世呼張顛又張旭草書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

懷素書蕉葉

陸羽撰懷素傳云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蕉葉萬餘株以供揮灑又漆一盤一方兩盤板皆穿

一瘦一肥

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國史補

草書有快

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郭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為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法苑珠林文與可言見蛇聞而草書長志林貴變其體

釋亞棲善草書自云凡書通即變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智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為書奴

號楊風子

楊風子善草書筆迹雄傑有一王顏柳之餘風以心疾致仕人謂之楊風子

古今文集

雜著

草書狀

索靖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主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及世變通意巧滋生損為隸書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並厲

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轟蛇虬或往或還頽阿那以羸羸欲奮翼而桓桓及其逸游胎響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逼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芝草蒲萄還相結棠棣融融反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岳紫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蕭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違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鯉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按空百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登基頰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倜儻而不羣或若自檢于常度于是大才之英蕙藝之彥變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分拆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木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按騁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

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礫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  
度運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者絕藝于縑素垂百世之壯觀

非草書

趙壹

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  
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官書繁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  
飛故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今之學草書  
者不思其簡易之指直以為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齒齒以上  
苟任涉學者廢蒼頡史籀竟以杜崔為楷私書相與迺獨就書  
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夫杜  
崔張子皆有超世絕俗之才博學餘暇游手于斯後世慕為專  
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具不暇食十日一筆月

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狼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見  
颺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為字無益工拙亦效嘖者之憎醜學步  
者之失節也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智巧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寧而守固雖外  
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  
音聲扁鵲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倫之于酒樂之終身不  
厭矣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殿者也往時  
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醉醉無  
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  
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

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閉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精一作也情一作也於中利欲闕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效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評草書

蘇子瞻

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時有意

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恠者吾書雖不甚精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跋章草千字文

黃魯直

集書家定為漢章帝書謬矣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千字乃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那得有之疑只是蕭子雲書之最得意者

書自作草聖後

黃魯直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僊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飲酒忽十五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顧况詠白髮出嫁官人云準擬人看似舊時山谷草書無

乃似之

跋米元章草書大字

范至能

禮部行草政用太令筆意稍跌宕遂自成一家後生習米者但得其踰繩越契之風則善學柳下惠者也

古詩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杜甫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  
縑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  
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技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  
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旭蘇州人也逸氣感清識揚  
公拂篋晉舒展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草書歌行

李白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海魚筆鋒殺  
盡山中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  
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  
驟南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  
如手恍恍如聞鬼神驚時時只見蛟龍走左盤右感如驚電勢  
同漢楚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扉墮書題徧王逸少張  
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父不足數我師此藝不師古古  
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題王逸少帖

蘇子瞻

顛張醉素兩秃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安自粉



飾欺盲聾者如市倡抹青紅妖歌慢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淡丰  
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天門蕩蕩驚跳龍山林飛鳥一掃空為君  
作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匆匆

戲答趙伯克勸莫學書及為席子澤解嘲

黃魯直

平生飲酒不書味五鼎餽肉如嚼蠟我醉欲眠便遣客三年窺  
璫亦面壁空餘小來翰墨場松旭兔影傍明窓偶隨兒戲酒畢  
汁眾人許在崔杜行晚學長沙小二昧幻出萬物真成在龍蛇  
起陸雷破柱自喜奇觀繞繩床家人罵笑寧有道汚染黃素敗  
粉墻誠不如南鄰席明府蛛網鎖硯蟻書梁懷中探丸起九死  
才術頗似漢太倉感君詩句喚夢覺邯鄲初未熟黃菜身如朝

露無半強玩此白駒過隙光從此求明書百卷自公退食一爐  
香

### 飛白 又見御書門

羣書要語闕

古今事實

蔡邕始作

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  
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亦勁大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王僧  
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按漢靈帝嘉平詔蔡邕作聖  
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脩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三

十五

人以聖齋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官闕其體有一制法於八分窮微于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書斷

子雲飛白

梁武帝謂蕭子雲曰蔡邕飛而不自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

飛白蕭字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二字存焉國史補張延賞于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一匝以饋洛陽授張諗諗置之脩善里結草號曰蕭齋為飛白屈

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技能王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

作三百點見御書門

古今文集

雜著

文與可飛白贊

蘇子瞻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隸篆也以為止此夫既沒一牛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空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其若其若流水之舞行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

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 碑刻

羣書要語碑者悲也古者懸而不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而不悉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陸龜蒙家野廟碑 舊碑斷折其半仆地 韓文

詩句欲覽碑上文皆侵不堪讀 李白 岵嶽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 韓 蒼岳字滿土埋龜風雨銷磨絕妙詞 王建題蔡碑

### 古今事實

### 杜預碑

杜預脩石信臣遺迹激用漁洧諸水以浸田萬頃眾庶賴之號曰石父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杜預製二碑一沉水中慮數百年後水為陵則碑出預但知陵谷有遷變而不知石亦有磨滅此一說也然深谷為陵則必實以土然後為陵谷既為陵則石亦埋沒豈復可見此亦不達物理陳正獻遊齋閑覽

### 羊祐碑

襄陽百姓于峴山羊祐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

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蔡邕碑

上虞長度尚弟子鄴郡淳字子禮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郡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即見尚尚與之飲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郎碑文成未郎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郎嗟嘆不暇毀其草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

草堂碑

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酣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詞翰不及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

韓山寺碑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温子升所作韓山寺碑或問信曰北

方何如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餘若驢鳴犬吠耳王泉子

推倒淮西碑

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因至日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敕段文昌別撰芝田錄

近捨皇甫

裴度保釐洛邑皇甫湜為從事裴討淮西賞賜鉅萬盡捨以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在坐怒曰近捨皇甫湜而遠徵自信獲戾於門下矣裴婉詞謝之因請湜為之文湜歸飲斗酒乘醉揮毫立就明白挈本獻之文字古恠裴甚奇之因以寶車名馬器玩之具約于縉公小將就募酬之湜怒叱之曰多謝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三 十一  
令公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况為集序外，未嘗輒許人其碑約三千字，每字三疋，絹更減不得。裴聞之，笑，今故數謝之，是受之無愧色。

碑作訂石

唐楊瑒任至左散騎常侍，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訂石耳。」

立好黨碑

崇寧初，蔡京為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門，又立于天下州廳。長安召匠李安民，安民曰：「司馬相公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安民不忍鑿。府官欲罪之，匠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鑿字於碑，恐後世併以為罪也。」長編

古今文集

雜著

用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昔太師顏魯公為湖州牧，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辭兼行，跌本而龜護，頂有螭，拏躡噴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所稱，立罷守，歸朝載而塗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頓止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往時所聯，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覲其詭秀，與碑材叶，即白以酒脯奠神，造亭曰祖亭，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實已之述，今

爲九江驛之碑焉。嗚呼！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公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公之札翰，則錦綉泉麻矣。以魯公之用方公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石不能言，豈無其寃哉！吊之嗚呼！繼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觀于斯，將悼于斯，庶滌所贖而復攸宜。

集古錄序

歐陽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彊，有方而不好，好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更十餘譯，乃復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組而入水，形色非入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其中者率常數百人，其遠且難，又多次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方，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彙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晉三代以來，至寶惟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難。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于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子，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于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尤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

冢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跋摩鶴銘

歐陽永叔

石摩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

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為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刻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按蘇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摩鶴銘真作

右軍書矣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

西清詩話

跋石鼓文

歐陽永叔

右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真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千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迺足其文可見有

四百五十六字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見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太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大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一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無石鼓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二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記傳不載章璽王君何處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可見

而今不之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字字畫亦非史稿不能作也

跋唐中興頌碑

歐陽永叔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為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為難得爾

古詩

立碑

白居易

勳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刻作路旁碑銘勳德太



公敘德皆仲尼復以多爲貴于言直萬貨爲文彼何人想見下  
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傳後代疑有石  
蒼蒼字安知是愧辭

觀范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陳無已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夏已聞其風中年見一  
子已復歲一終呼我過其廬所得非所蒙先朝羣玉殿冠佩環  
羣公神文煥王度喜色見天容御榻誰復登帝書元自工黃絹  
兩大字一覽涕無從似欲託其子天意與人同歷數况有歸敢  
有貪天功集什一千卷明明並羣雄誰云第一手未有百世公  
廟器刻科斗寶樽播華虫緬懷弁服士酬獻鳴瓊瑤插架一萬  
軸遺子以固窮素琴久絕絃基酒頗闕供向來一辦香敬爲曾

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且已遠于載幸一逢吾老  
不可待露草濕寒菘

書磨崖碑後

黃魯直

春風吹船着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  
刻髮成絲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  
西萬官奔竄鳥擇棲南內凄凉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  
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  
瑤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  
雨爲洗前朝悲

題磨崖碑詩後

潘狎老

公從浯溪春水船繫船啼鳥青崖邊次山作頌今幾年當時治

亂春風前明皇聰明直晚謬乾坤付與歌奴手骨肉何傷九廟  
焚蜀山騎驟不回首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  
倉皇吾敢惜兒不終孝聽五郎父子幾何不豺虎君臣寧能責  
胡虜南內凄凉誰得知人間稱家作端午平生不識顏真卿去  
年不答高將軍去來讀碑淚沾臆公詩與碑並行不賞還功  
寧有許不殺秦章猶未語雨淋日炙字未訛千秋萬歲所鑿多

讀中興碑

張文潛

王環妖血無入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高於山萬里君  
王蜀中老金戈鉄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爲風偃爲  
雨洒掃九廟無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歿水部  
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龍蛇字天遣三子傳將來高凶百文磨

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興廢增歎慨當  
時數子今焉在君不見荒塘渌水棄不收時有遊人打碑賣

讀中興碑

張安國

繡紉兒啼思塞酥重床燎香驅羣胡黃裙錦襪無尋處一夜驚  
眠搖帳柱朔方天子神爲謀三郎歸來長慶樓樓前拜舞作奇  
崇中興之功不贖罪日光玉潔十丈碑蛟龍盤拳與天齊比望  
神京淚雙落只今何人老文學

律詩

題中興碑詩後并序

范至能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商周魯之遺篇  
可以槩見今次山乃以魯史筆法婉辭合議蓋之而章後來詞

人復發明呈露則磨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爲未安  
題五十六字刻之石傍與來者共商略之  
三頌遺音和者稀半空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却寓唐  
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壁瑕疵紛紛健筆剛題  
破從此磨崖不是碑

詩話

毀司馬墓碑

司馬溫公紹聖初有旨令毀隧碑豫章先生自黔安至荆南作  
詩云司馬丞相驟登庸擢用元老超羣公楊綰登朝天下喜斷  
碑零落臥秋風謂此也孫舍人君孚云方毀折之際大風走石  
羣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死其碑

元賜精忠粹德

泊宅編

雷擊姦黨碑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爲首一旦爲雷所霹張山人有  
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姦黨碑若問張山人不知

雷轟薦福碑

見談命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三終

新編古今事類彙編卷之十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新編古今事類彙編卷之十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房四友部

硯 古瓦硯 水滴附

羣書要語 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釋名 弘農陶泓 韓毛穎傳 石

虛中字 居默南越高要人也。器度方圓中心坦然。隱遁不仕。因採訪遇之。端陽拜。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褚知白。同出處。文嵩作石虛中傳 薛稷封硯為石鄉侯 龍鬚志

古瓦硯 觚稜金爵。競託石堯玉女胡人爭來。睥睨又云昔之藏

歌蓋舞庇日于霄繁華幾代零落一朝委地而合隨塵土依人而却伍瓊瑤吳融古瓦硯賦

**詩句**硯寒金井水杜紫潭出玄雲翳我潭上星坡王德金聲寓

於石坡文章忠義老研磨坡硯中旗影龍蛇動夏文莊片墨磨

穿三十石唐詩贈君洮州綠石含風漪能淬筆鋒利如錐山谷

贈張文潛**水滴**官硯玉蟾蜍杜

**古今事實**

少同席硯

漢高皇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硯及帝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駿乘

墻瀨着筆硯見著書門

欲焚筆硯見文人相推門

幼知祖硯見祖孫門

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石揚休以錢三萬得之硯譜

磨鐵硯

五代桑維翰或論其改姓維翰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

硯可呵水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千孫曰硯有何異而直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為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檐水

纒直三錢得此何用遂不受筆談

不特一硯見清廉門

硯以不洗

呂正獻公著燕居凝塵滿案澹然弗顧所用硯或十數日不洗滌亦不問也家塾記

銅雀古瓦係瓦硯

魏銅雀臺遺址人掘地得古瓦以為硯貯水數日不滲硯譜

得玉蟾蜍係水滴

廣川王去疾發晉靈公冢或云表益得玉蟾蜍一枚腹空容五

合水王取以為盛水滴西京雜記

古今文集

雜著蘇易簡

硯譜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石為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世傳端溪中有草蒙茸可愛匠者琢石成硯以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猪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謂之鸚鵡眼脉理黃者謂之金線紋其山號斧柯昔人採石為硯必以牛羊祭之不爾雷電失石所在硯譜以青州紅絲石為第一然乃下品特存古物耳端所出有四巖石為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後歷又劣巖與西坑相去二十里去後歷七里而所產迥然不同猶建安產茶比北苑壑源去沙溪數十里而優劣差殊然岩

石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別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鑿睛在  
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泪眼形體畧  
具內外皆白謂之歛眼活眼勝泪眼泪眼勝歛眼歛眼勝無眼  
鄭能雲端溪有谷柯園將軍地同是一溪唯斧柯出者大不  
過三四指一兩吋津汗滴瀝真難得之物茶園次之將軍又次  
之歐永叔雲端石以子石為上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流俗  
訛為紫石又以貯水不耗為佳有眼為貴眼石病也官司歲以  
為貢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玩好而已唐彦猷  
雲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鸚鵡眼石文精美如木有節今不知  
者乃以為石病吁可不痛哉石有上下巖西坑後歷惟上巖有  
眼眼之美者青綠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其大者

尤為希有或布刻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士人以眼多少為價  
重輕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內者曰低眼高眼尤  
可尚以不為墨清常可觀也或云取石於中牢故老云無之  
又云石有金線為美正其病也蔡君謨雲端石瑩潤惟有鉉  
者尤發墨歛石多鉉唯膩理者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歐永叔云歛石出龍尾溪以金星為貴子少時得金坑礦石堅  
而發墨端溪以北巖為上龍尾以深溪為上龍尾在端溪上而  
端溪以後出見貴耳

家藏古硯銘并序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天不  
相近也筆之壽以百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

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天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公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而勿為彼也銘曰

鼎硯銘

蘇子瞻

鼎有耳盤有趾鑑幽無光几不倚賜蟲墮昇喪歎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僭裂東南地黜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銘其聲如幻詭

龍尾月右硯銘

蘇子瞻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也哉生明而運墨也帝歎魄忽玄雲之靈壽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蹟於簡冊照于古今如在耿茲月之不足

端硯銘

蘇子瞻

與墨為入玉靈之石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夫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惟以觀德

端硯銘

蘇子瞻

千夫挽縷百夫運斤箒天下緇以出斯珍一噓而泣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父龍尾硯銘

蘇子瞻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殺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閱



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入以南北

鳳味硯銘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味有石蒼鼎  
緻而玉熙寧中太原王頤以為硯余名之曰鳳味  
然其產不富或以黠黠灘石為之狀酷類而多拒  
壘時方為易傳銘曰

陶土塗鑿山石玄之蠹頰之賊涵清泉閱重谷聲如銅色如鐵  
性滑堅善疑墨弃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  
非相待為誰出

鳳味硯銘

蘇子瞻

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塚瓊玖玉乳金

沙發靈寶殘璋斷璧澤而黝治為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  
售黑眉黃眼爭研陋蘇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半後

跋婺源硯譜

范至能

龍尾刷絲秀潤玉質天下硯石第一今其亢塞已數年大木生  
之不復可取或因洪水漂蕩沙礫間得異時斧鑿之餘至瑣碎  
者亦治為硯縱橫不盈二三寸稍大者即是故家所藏舊物士  
大夫既罕得見故能察識者少而遂以端石為貴端石絕品猶  
不能大勝刷絲東坡鳳味硯銘云坐令龍尾羞半後此乃武夷  
灘石那得度龍尾前一時謹語非確語也

東坡作鳳味硯銘云帝規武夷作茶園胡仔曰武夷山未  
看茶茶出北苑名鳳山石亦頑燥非硯右詢之士人未嘗

以為硯方悟坡公為人所誑若劍浦黯淡灘有十種石黑  
眉黃眼人以為硯鳳味必此難石也然去武英遠矣若溪詩話

古詩

肩子石硯

蘇子瞻

君不見李成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關新奇游人指點小壘處  
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窓碧腸斷浮雲遠山色  
書生性命何足論苦費千金買消渴通來喪亂愁天工滴向君  
家書研中小窓書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春紅毗耶居士談空  
處結習已空花不住試教天女為磨鉢千偈瀾翻無一語

謝冠十一惠端硯

陳無已

百工營材先利器市道居貨如作贅書生活計亦酸寒斷塹半

五寧求律端溪四山下龍淵鬱積中州清淑氣金聲玉骨石為  
容江河屈流雲作使滑如女膚色馬肝夜半神光際天地諸天  
散花百神喜知有聖人當出世沒入投深索千丈探頷適遭龍  
伯睡轆轤拖出萬人賀千歲之藏一朝致琢為時樣供翰墨千  
襲包藏百金貴北行萬口更衆目冠卿好事不計費南鄰居士  
卿之孫豐悴相從不為異似穉陶瓦磨竈煤較贈不減前人志  
人言寒士莫作事鬼奪客偷天破碎龜玉韞積與無同錦衾還  
客棄佳惠衆所欲得真者緣天獨於予可無意敢書細字注蠅  
魚要傳華嚴八千偈

律詩

謝唐秀州端石硯

劉禹錫

端州石硯人間重。贖我因知正草玄。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玉蟬吐水霞光淨。綵翰搖風絳錦鮮。此日慵工記名姓。因君數到墨池前。  
古詩 以下係古本硯

銅雀硯

梅聖俞

歌舞人已歿。臺殿棟已傾。舊基生黑棘。古瓦埋深耕。玉質先骨朽。松棟為埃輕。築際風雨剝。埏和鉛膏精。不作鴛鴦飛。乃有科斗情。磨失沙礫麓。扣知金玉聲。初求畎畝下。遂側几席清。入用固為貴。論古莫與并。端溪割紫雲。空負世上名。韓若毛穎傳。何獨稱陶泓。倘似較。歲年泓當視如兄。

許東之教授惠澤州呂道人硯為賦長句 陳去非

君不見銅雀臺邊多事土。走上觚稜蔭歌舞。餘香分盡垢不除。却寄書林汗。纈楮豈如此。瓦疑青膏冷。尚不識奸雄。曹呂翁已去。玄餘泣。通譜未許弘農陶。暮年得君真耐入。摩挲玉質雲生。羊未知南越。石虛中亦有文章似。君否西家樸。蒲本弟昆趣。向清濁何年分。一朝墮地真瓦礫。莫笑大韓公。無瘞文。  
律詩

相州古硯瓦

王介甫

吐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聲名動世人。

詩話

歛石有數種

若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縝密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為硯故世所珍石雖多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東坡作龍尾硯銘云滑不拒墨者此羅紋石也又詩云成都畫手開十眉者此眉子石也汪彥章詩云水蠶吐蠶抽銀忽重絹裂斷擲殘縵淪入空山作尤物中書君老不任事蛛網陶泓空俗骨故令玉質傲松腴萬縷秋毫聊出沒此刷絲石也硯譜云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硯錄云歙石其最可上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于其間是足過端石矣

端石佳品

硯錄云端溪石則色貴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有芒入水漬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為佳品李長吉詩端州石匠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剝抱水含蒲唇暗灑長泓冷血痕東坡銘云與墨為入玉靈之石與水為入陰鑑之液蓋言其發墨與滋潤也雜著以于係水滴

水龜銘

傳玄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山源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寫素經緯羣言

古詩

麒麟硯滴分韻得文字

張安國

素王西狩麟筆削昌斯文茂陵一角獸妙語聞終軍壯哉筆硯

事類彙編卷之九  
間英姿欲塵雲名參龜龍瑞威掃狐兔羣豈獨濫毫端正可清  
妖氛會當侍君主王殿清夜分轉寫胸中奇思波被無垠

### 筆架

羣書要語筆述也述事而畫之也釋名楚謂之書吳謂之不律  
燕謂之弗秦謂之筆說文昭我彤管詩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  
削之揚子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又以  
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光之翰用之  
者必被朱綉之衣踐雕玉之履矣傳子番島諸郡多以青羊毛  
為筆或用雞鴨毛或以山雉五色可愛得非江淹夢中所得者  
乎筆有豐狐之毫虎豹之毛鼠鬚羊毛狸毛羊鬚胎髮然未若

用毫會類說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  
輕便重則蹟矣王羲之筆經薛稷封筆為毛刺史纂異記宣城  
毛元銳字文鋒封管城侯文嵩作傳  
詩句筆出衣兔翰文選落筆四座驚杜筆補造化天無功李賀

### 古今事實

#### 始製筆

秦蒙恬製筆博物志牛亨問曰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也世  
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蒙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為管以鹿毛  
為柱羊毛為被非兔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崔豹古今注

#### 蕭何刀筆

見書簡門

#### 簪筆

詩文類聚卷之九

張安世持簪管筆事孝武數十年見其忠謹

投筆

後漢班超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管有三等

湘東主著書忠孝事以金管書之德行以銀管書之文章以竹管書之

筆落於地

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大懼方作書不覺筆落於地吳志

夢筆如椽

晉王詢孝武時為左僕射夢人與大筆如椽覺語人曰當有大

手筆事俄帝崩哀冊謚議皆詢草

夢五色筆 見文章門

夢青鏤管筆

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文因日進

夢筆生花

李白夢筆生花自是才思日進

蠅集筆端 見蠅門

製筆 見字學門

潤筆 見文章門

閣筆 王粲事

焚筆硯 並文章門

官嬪呵筆

李白於便殿草詔時大寒筆凍帝令官嬪十人各執牙筆呵之  
今日遞取書字

筆諫

不擇筆

並見字學門

筆耕

見文章門

狸筆象管

歐陽詢子通書亞於父號大小歐陽體通自矜重以狸毫為筆  
覆以兔毫管皆犀象非是未嘗書

筆塚

僧智永遠祖逸少智永積年學書有秃筆頭十甕埋於石後

廢之號退筆塚

尚書故實

詩贈筆工

羅隱喜筆工長鳳語人曰筆文章貨也吾當助子取高價即以  
鴈頭戔百幅為贈士大夫聞之懷金問價

安用毛錐

五代漢史弘肇位方鎮兼中書令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  
耐呼我為卒弘肇議帶樞密蘇逢吉以為不可恨之會飲實貞  
固第弘肇厲聲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若毛錐子安  
足用哉三司使王童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弘肇默然

筆床

以下係筆架

梁簡文帝徐螭書特設書幌乍置筆床筆四管為一床也

北史

石架

蘇頌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筆架津潤以此占雨無差天寶故事

古今文集

雜著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邢地外為士一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飄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姪娥騎蟾蜍八月其後代遂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狝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燕次中山將大獵以懼廷

召左庶長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交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用不牙衣褐之徒缺口長鬚八竅而昧居獨取其毫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華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太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務之務官府簿書帛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趙高為中軍府令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隨其人雖後見廢弃終默不洩惟不喜武事然見請亦時往累拜



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顏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顏與絳人陳玄弘農陶弘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顏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恠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畫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使。秦之滅諸侯。顏亦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筆說

蘇子瞻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鬻筆者既利于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志林

藏筆法

蘇子瞻

杜叔元君懿善畫。國子李建中法為宣州通判。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枚用米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和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又也。志林

筆囊銘

張敬夫

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校今藏太史范氏文正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淳熙六年敬銘

厚陵之賜文王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詞穀粟萬世豈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物謹哉斯藏惟德其物

贈筆工吳說

蘇子瞻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士人不能用若便于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屠猪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亦困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前史謂徐浩書鋒藏書中方出字外杜子美云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止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字頗適人意然久在海外舊所賣筆皆腐敗至用雞距筆猶劣如魏元忠所謂

騎窮相驟脚挂鐙者今日忽于叔靜家用諸葛筆驚歎乃爾醜藉耶

跋蔡藻筆

朱元晦

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沅州呂使君語也因試其所製棗心樣喜其老而益精并深山陽鄰笛之感

始用兔毫

程泰之

張子訓益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詩云貽我彤管春秋云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砥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穎傳備載之

古詩

鼠毛筆

蘇叔黨

太倉失陳紅校穴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饑餓  
猶奮鬣雜霜兔捕架刀樂律落紙龍蛇驚物理未易語時來得  
所遇穿璫何卑微託此得佳譽

紫毫筆

議天職也

白居易

紫毫筆大如錐今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喫竹飲泉生紫毫  
宣城之人採為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工甚重管勒土名  
充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  
盼左右臺起居擢管趨入黃金闕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姦邪  
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致每

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  
錄制詞

林為之送筆戲贈

黃魯直

閻生作三副規模宣城葛外貌雖銑潔毫心或粗糲功將希粟  
尾拙乃成棗核李慶縛散卓含墨不能洩病在惜白毫往往半  
巧拙小字亦周旋太字難曲折時時一毫亂乃似逆梳髮張門  
徒有表徐偃元無骨模畫記姓名亦可應倉卒為之街南居時  
通鈴下謁晴軒坐風涼恠我把枯筆開囊撲蠹魚遣奴送一束  
洗硯磨松煤揮灑至日沒蚤年學屠龍適用因踈濶廣文因藜  
鹽烹茶對秋月略無人問字况有客投轄文章寄呻吟詩授費  
頰舌閑無用心處雌黃到筆墨時不與入游孔子尚愛日作詩

當鳴鼓聊自攻短闕  
律詩

和錢穆父詠猩猩毛筆

黄山谷

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衾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  
動勞足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為謝楊朱

戲詠猩猩毛筆一首

黄山谷

桄榔葉暗賓郎紅朋友相呼墮酒中政以多知巧言語故應來  
作管城公前奉穆父

明窓眩帽見蒙茸醒看青鞋在眼中東縛歸來儻無辱逢時猶  
作黑頭公後奉子瞻

謝送宣城筆

黄山谷

宣城變樣躡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一東喜從公處得千金求  
得市中無設投墨費真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非草玄  
手不辨閑寫吏文書

筆架係筆架

劉彥冲

刻畫峰巒勢戶功翰墨餘鎖窓閑畫永高臥數中書

# 紙

羣書要語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釋名會稽褚先生韓毛穎傳  
薛稷為紙封九錫拜褚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纂異記既  
作契以代籍今又造紙以當策覽之則錄舍之則卷傅咸紙賦  
漢官儀以紙為香為幅為敕其戶錄

詩句高文擲綵綵杜巴綵染翰光杜

刻藤開玉板坡洛陽紙價

頗能高杜麥光鋪几淨無塵坡

古今事實

蔡倫造紙

後漢蔡倫為中常侍尚方令有才思自苦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白者亦謂之紙東觀漢記作縑其字從中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白麻紙及敝布魚網為網紙楮皮為縑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

洛陽紙貴見賦門

與紙九萬杜

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乞牋紙庫中唯有九萬枚悉與之語林

用桑根紙杜

雷孔璋曾孫穆之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杜縑譜

造側釐紙杜

張華獻博物志製側釐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人言陟鯉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魚為紙其理縱橫象側因以為名

造銀光紙杜

齊高帝嘗造銀光紙贈王僧虔丹陽記

受紙百番杜

唐杜暹為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贈之暹唯受一百時人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薛濤牋

唐蜀妓薛濤造松花牋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乃狹小之人以為便號薛濤牋

烏絲欄

霍小主取珠絡縫囊中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五尺以授王生  
生援筆成章 異聞集

古今文集

雜著

悲剡溪古藤文

舒元興

剡溪上縣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栴遍土雖春入土脈地植發活  
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

亦本於地方春且歿絕遂問溪上人有道者云溪中多紙工刀  
斧斬伐無時剝皮肌以給其業暗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  
枯養而生殘而歿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  
發生是天地氣力為入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  
百郡東洛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寤曩剡藤之歿  
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  
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驅龍珠雖  
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眾者亦皆欽手無語勝眾者果自  
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抑  
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有握管動  
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

事類彙編卷之十四  
縱自然殘藤命易其桑葉波波頽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  
言輩誰非書刻紙者耶紙土嗜利曉夜斬藤以蠶之雖舉天下  
而剡溪猶不足以給况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  
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狂之道在則暴耗  
之過莫猶橫及於物物之資入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天閱  
予謂今之錯為之文者皆天閱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  
為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  
寄其悲

古詩

次韻王炳之惠王版紙

黃魯直

王侯鬚若綠坡竹哦詩清風起空谷古田小紙惠我百信知溪

翁能解玉鳴砧千杵動秋山裹糧萬里來輦轂儒林丈人有蘇  
公相如子雲再生蜀往時翰墨頗橫流此公歸來有邊幅小楷  
多傳樂毅篇高詞欲奏雲門曲不持歸掃蘇公門乃令小人今  
拜厚去騷甚遠文氣卑書虎不成書勢俗董狐南史一筆無誤  
掌殺青司記錄雖然此中有公議或辱五鼎榮半菽願公進德  
使見書不敢求公米千斛

長句謝陳適用惠送吳南雄所贈紙 黃魯直

廬陵政事無全牛恐是漢時陳太丘書記姓名不肯學得紙無  
異夏得裘琢詩包紙送贈我自狀明月非暗投詩句縱橫剪官  
錦惜無阿買書銀鈎續溪功藤卷盈百側釐羞滑蠶羞白想當  
鳴杵砧面平枕根葉風溪水碧千里鵝毛意不輕瘡衣腥膩此

歸客君侯謙虛不自供胡不臚世文章伯一泐之水容牛蹄識  
字有數我自知小時雙鉤學楷法至今兒子憎家雞雖然嘉惠  
敢虛辱煮泥續毫成大軸寫心與君心莫傳平生落魄不問天  
樽前花底幸好戲為君絕筆謝風塵已無商頌猗那手請讀南  
華內外篇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王介甫

微之出守秋浦時推冰看擣萬穀皮波工龜手此今樣魚網肯  
數荆州池霜統奪色買不售虹玉喪氣山無輝方船穩載獻天  
子善價徐取供吾私十年零落尚百一持以贈我隨清詩君寧  
久寄金穀地方執陽筆磨切螭滿留此物朝上國日侍帝側畫  
新儀不然名山副史本褒拔元凱許窮奇咨予文章非世用畫

鏤空爾糜米脂揮毫才足記姓名竊學又耻從師宜師宜官南  
晉右軍贊云師宜懸帳之奇今去官字極晉贊也忽忽點污亦何恐嘉貺但覺難為辭  
篇終有意責趙璧窮國恐誤連城歸傾囊倒篋聊一報安敢坐  
以秦為雌見孟嘗君傳

律詩

李真外寄紙筆

韓愈

題是臨池後分從起草餘兎尖針可並爾淨雪難如莫惟殷勤  
謝虞卿正著書

蜀牋寄弟

韓浦

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  
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



手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洎云：十樣亦屢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只得此全無。用助汝添脩五鳳樓。

### 墨

羣書要語：墨晦黑也。釋名：墨染紙三年，字不昏暗者為上。相墨

經：凡墨，日日用之，一歲終減半寸者，萬金不換。同上。梁朝以墨

為蠟，為量，為丸，為杓。比方錄絳人陳玄，韓毛穎傳子墨客卿，相

如賦：薛稷為墨，封九錫，拜玄香太守，兼亳州楮郡平章事。纂異

錄：燕人易玄，光字處晦，封松滋侯。雜志

詩句：墨出青松煙。曹植樂府遠致烏玉玦。坡

### 古今事實

月給偷糜

漢尚書令月給偷糜墨大小二枚。西京雜記

贈墨一九

漢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住東齋，夜有女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九墨。肅方注周易，因此便覺文思開悟。顧野王輿地志

### 仲將墨法

韋仲將合墨法：以好純煙，搗訖，以細絹從於缸中，墨一斤，以好膠五兩，浸穆皮汁中。榕江南樊雞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鮮膠，又益黑色，可下雞子白去黃，五枚亦以真朱一兩，麝香一兩，皆

別治細篔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擣三萬杵多益善合  
墨不得二月九月温時敗臭寒則難乾渾溶見風日破碎重不  
得過二兩太平御覽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蕭子良答王僧虔書

贈石墨二螺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燒  
此消復可用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一螺

賜名龍香劑

唐明皇一日于御樓上見一道士天如蠅隱隱而行帝叱之即  
呼萬歲曰臣陛下御墨之精也帝因賜名龍香劑唐錄

造墨致富

王方翼燒松丸墨為富家

以頭濡墨

張旭每太醉以頭濡墨而書

池水盡黑

張芝字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以墨灑人

婁師德居夏官選人填委紛逐爭進至灑墨不去

佳墨乃書

裴行儉每日楮遂良非佳墨精筆未嘗輒書

磨墨數升

見為文敏速門

李廷珪墨

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

名家趙本姓奚江南賜姓李其墨有劍脊圓餅面多為龍紋仁宗宴羣臣於羣玉殿嘗以其墨賜有雙脊龍樣尤為佳品潘水燕談太祖下江南得李廷珪父子墨不以為墨身後有司更造相國寺門詔用墨漆取墨於主藏吏皆給廷珪父子墨至宣和間黃金可得而李墨不可得矣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墨說

蘇子瞻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展吾有佳墨七十枚而猶取不已不近意耶石曼卿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身是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為好事者之戒吾為

鳥繹顏先生作集引其子復長道以廷珪墨見遺形製類此墨以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所蓄賜墨也此墨最久而黑如此殆是真耶志林

貴黑而光

蘇子瞻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不黑固為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佳也懷民遺僕一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志林

古詩

孫莘老寄墨

蘇子瞻

徂徠無老松胞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肥孰萬

杵犀角蟠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蓬萊春晝永玉殿明  
房櫳金戔灑飛白瑞霧縈長虹暹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谿石琢馬肝刻滕開玉版嗟嗟雲騎出來奕龍蛇縮此中有何  
好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天祿古漆窺蠹簡隴糜給尚方老手善  
編割分餘幸見及花落一歎報

我貧如饑鼠長夜空敲齧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枯葉近者唐天  
子遠致烏玉玦先生又繼之圭璧爛箱篋晴窓洗硯坐蛇蚓稍  
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

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 蘇子瞻

書窓拾輕煤佛帳掃餘馥辛勤破午夜收此長寸玉痴人畏老  
歎腐朽同草木欲將東山松澗畫南山竹墨堅人苦脆未用歎

不足且將注蝨魚莫費二千牘

贈潘谷

蘇子瞻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胸中一  
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  
龜未害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姪妍一朝  
入海尋李白空見人間畫墨仙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井人也墨既  
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一日忽  
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  
之蓋跪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志林

和舒教授觀所藏墨 蘇子瞻

異時長笑王會稽野鷺腥膻汗方九莫年却得瘦安西身厭家  
雞題六紙王子風流冠當代願與兒童爭愜喜秦王十八已龍  
飛嗜好晚將蛇蚓比我生百事不挂眼時人謬說能工此世間  
有癖念誰無傾身墮鹿猶堪鄙一生當着幾兩展定心肯為微  
物起此墨足支二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入磨墨磨人磨  
雖未聲壘先耻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芳園自鉏理作書寄君  
君莫笑但覺來禽與青李一螺點漆便有余萬竈松煙何處使  
君不見水寧第中擣龍麝列屋閑居清且美倒暈連眉秀嶺浮  
雙鴉畫鬢香雲委時聞五斛賜蛾綠不惜千金求獺髓聞君此  
詩當大笑寒窓冷觀冰生水

古墨行

陳無已

陳履常云見無數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  
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為文理質如金玉亦裕陵  
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真廷珪所  
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為一矣嗚呼世不  
乏奇乏識者其敬為長句率無數同作

秦郎百好俱第一烏丸如漆姿如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美於  
外非良質潘翁拜跪磨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了知至鑒無道  
形王家舊物秦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黃金  
白璧孰不有古錦句囊聊可適膏思殿裏春夜半燈火闌殘歌  
舞散自書細字答邊臣萬里風雲入長笑初聞橋山送弓劍寧  
知王盃人間見夜光炎炎衝牛斗會有太史占星變人生尤物

不必有時一過目驚老醜念予何恐遷磨研少待須臾圖不枯  
明窓淨几風日暖有愁萬斛才八斗徑須脫帽管城公小試王  
堂揮翰手

詩話

墨磨人

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  
堂此亦通人之下蔽也余嘗有詩曰非人磨墨磨人此語殆  
可凄然云志林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四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973